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隨筆 第七卷（□八則）

孟子書百里奚柳子厚《復杜溫夫書》云：「生用助字，不當律令，所謂乎、歟、耶、哉、夫也者，疑辭也。矣、耳、焉也者，決辭也。今生則一之，宜考前聞人所使用，與吾言類且異，精思之則益也。」予讀《孟子》百里奚一章曰：「曾不知以食牛於秦繆公之為污也，可謂智乎？不可諫而不諫，可謂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。時學於秦，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，可謂不智乎？」味其所用助字，開闔變化，使人之意飛動，此難以為溫夫輩言也。韓柳為文之旨韓退之自言：作為文章，上規姚、姒、《盤》、《誥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左氏》、《莊》、《騷》、太史、子雲、相如，閱其中而肆其外。柳子厚自言：每為文章，本之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易》，參之《穀梁氏》以厲其氣，參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暢其支，參之《莊》、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參之《國語》以博其趣，參之《離騷》以致其幽，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。此韓、柳為文之旨，要學者宜思之。

李習之論文李習之《答朱載言書》論文最為明白周盡，云：「《六經》創意造言，皆不相師。故其讀《春秋》也，如未嘗有《詩》也；其讀《詩》也，如未嘗有《易》也；其讀《易》也，如未嘗有《書》也；其讀屈原、莊周也，如未嘗有《六經》也。如山有岱、華、嵩、衡焉，其同者高也，其草木之榮，不必均也。如瀆有濟、淮、河、江焉，其同者出源到海也，其曲直淺深，不必均也。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：其尚異者曰，文章詞句，奇險而已；其好理者曰，文章敘意，苟通而已；溺於時者曰，文章必當對；病於時者曰，文章不當對；愛難者曰，宜深，不當易；愛易者曰，宜通，不當難。此皆情有所偏滯，未識文章之所主也。義不深不至於理，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，《劇秦美新》、王褒《僮約》是也。其理往往有是者，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。王氏《中說》、俗傳《太公家教》是也。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，不知其辭之對與否、易與難也。「優心悄悄，慍於群小」，非對也；「遘閔既多，受侮不少」，非不對也；「朕聖讒說殄行，震驚朕師」，「苑彼桑柔，其下侯甸，捋彩其劉」，非易也；「光被四表，格於上下」，「□畝之間兮，桑者閒閒兮」，非難也。《六經》之後，百家之言興，老聃、列、莊至於劉向、揚雄，皆自成一家之文，學者之所師歸也。故義雖深，理雖當，詞不工者不成文，宜不能傳也。」其論於文者如此，後學宜志之。

魏鄭公諫語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，中間數語，引喻剴切，曰：「今有人□年長患，療治且愈，此人應皮骨僅存，便欲使負米一石，日行百里，必不可得。隋氏之亂，非止□年，陛下為之良醫，疾苦雖已義安，未甚充實。告成天地，臣切有疑。」太宗不能奪。此語見於公《諫錄》及《舊唐書》而《新史》不載，《資治通鑑》記其諫事，亦刪此一節，可惜也！

虞世南虞世南卒後，太宗夜夢見之，有若平生。翌日，下制曰：「世南奄隨物化，倏移歲序。昨因夜夢，忽睹其人，追懷遺美，良增悲歎！宜資冥助，申朕思舊之情。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，並為造天尊像一軀。」夫太宗之夢世南，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，宜恤其子孫，厚其恩典可也。齋僧、造像，豈所應作？形之制書，著在國史，惜哉，太宗而有此也！

七發枚乘作《七發》，創意造端，麗旨腴詞，上薄《騷》些，蓋文章領袖，故為可喜。其後繼之者，如傅毅《七激》、張衡《七辯》、崔駰《七依》、馬融《七廣》、曹植《七啟》、王集《七釋》、張協《七命》之類，規仿太切，了無新意。傅玄又集之以為《七林》，使人讀未終篇，往往棄諸幾格。柳子厚《晉問》，乃用其體，而超然別立新機杼，激越清壯，漢、晉之間，諸文士之弊，於是一洗矣。東方朔《答客難》，自是文中傑出，揚雄擬之為《解嘲》，尚有馳騁自得之妙。至於崔駰《達旨》、班固《賓戲》、張衡《應閒》，皆屋下架屋，章摹句寫，其病與《七林》同，及韓退之《進學解》出，於是一洗矣。《毛穎傳》初成，世人多笑其怪，雖裴晉公亦不以為可，惟柳子獨愛之。韓子以文為戲，本一篇耳，妄人既附以《革華傳》，至於近時，羅文、江瑤、葉嘉、陸吉諸傳，紛壇雜沓，皆托以為東坡，大可笑也。

將軍官稱《前漢書百官表》：「將軍皆周未官，秦因之。」予按《國語》：「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。」又：「吳夫差□旌一將軍。」《左傳》：「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。」《檀弓》：「衛將軍。」《文子》：「魯使慎子為將軍。」然則其名久矣。彭寵為奴所縛，呼其妻曰：「趣為諸將軍辦裝。」《東漢書》注云：「呼奴為將軍，欲其赦己也。」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為將軍，蓋本諸此。

北道主人秦、晉圍鄭，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。蓋鄭在秦之東，故云。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，此也。《東漢》載北道主人，乃有三事：「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，請從擊邯鄲，光武曰：『偉卿以一身從我，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。』」又：「光武至薊，將欲南歸，耿弇以為不可，官屬腹心皆不肯，光武指弇曰：『是我北道主人也。』」彭寵將反，光武問朱浮，浮曰：『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，今既不然，所以失望。』」後人罕引用之。

洛中野江八賢司馬溫公《序禮禮》，書閭閻之善者五人，呂南公作《不欺述》，書三人，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。予頃修國史，將以綴於孝行傳而不果成，聊紀之於此。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。曰醫劉太，居親喪，不飲酒食肉終三年，以為今世士大夫所難能。其弟永一，尤孝友廉謹。夏縣有水災，民溺死者以百數，永一執竿立門首，他人物流入門者，輒擲出之。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，永一詣縣自陳，請以錢歸其子弟。鄉人負債不償者，毀其券。曰周文榮，其兄嗜酒，仰弟為生，兄或時醜毆，鄰人不平而喧之，榮怒曰：「兄未嘗毆我，汝何離間吾兄弟也！」曰蘇慶文者，事繼母以孝聞，常語其婦曰：「汝事吾母小不謹，必逐汝！」繼母少寡而無子，由是安其室終身。曰台亨者，善畫，朝廷修靈臺，調天下畫工詣京師，事畢，詔選試其優者，留翰林授官祿，亨名第一。以父老固辭，歸養於田裡。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。曰陳策，嘗買驛，得不可被鞍者，不忍移之他人，命養於野廬，俟其自斃。其子與猾狙計，因經過官人喪馬，即磨破驛背，以街賈之。既售矣，策聞，自追及，告以不堪。官人疑策愛也，秘之。策請試以鞍，亢亢終日不得被，始謝還焉。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，策不與羅綺。其人曰：「向見君幣有之，今何靳？」策曰：「然，有質錢而沒者，歲月已久，絲力糜脆不任用，聞公欲以嫁女，安可以此物病公哉！」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，曰：「吾恐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，故為公驗之。」曰危整者，買鮑魚，其阻舞秤權陰厚整。魚人去，身留整傍，請曰：「公買止五斤，已為公密倍人之，願界我酒。」整大驚，追魚人數里返之，酬以直。又飲駟醇酒，曰：「汝所欲酒而已，何欺寒人為？」曰曾叔卿者，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，而不果行。有人從之並售者，叔卿與之，已納價，猶問曰：「今以是何之？」其人對：「欲效公前謀耳。」叔卿曰：「不可，吾緣北方新有災荒，是故不以此行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？」遂不復售。而叔卿家苦貧，妻子飢寒不恤也。嗚呼，此八人者賢乎哉！

王導小名顏魯公書遠祖《西平靖侯顏含碑》，晉李闡之文也。云：「含為光祿大夫，馮懷欲為王導降禮，君不從，曰：『王公雖重，故是我家阿龍。』君是王親丈人，故呼王小字。」《晉書》亦載此事，而不書小字。《世說》：「王丞相拜司空，桓廷尉歎曰：『人言阿龍超，阿龍故自超。』」呼三公小字，晉人浮虛之習如此。

漢書用字太史公《陳涉世家》：「今亡亦死，舉大計亦死，等死，死國可乎？」

又曰：「戍死者固什六七，且壯士不死即已，死即舉大名耳！」疊用七死字，《漢書》因之。《漢溝洫志》載賈讓《治河策》云：「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堤，激使東抵東郡平剛；又為石堤，使西北抵黎陽、觀下；又為石堤，使東北抵東郡津北；又為石堤，使西北抵魏郡昭陽；又為石堤，激使東北。百餘里間，河再西三東。」凡五用石堤字，而不為冗復，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。

姜嫄簡狄毛公注《生民》詩，姜嫄生后稷「履帝武敏敵」之句，曰：「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。」《玄鳥》詩，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」之句，曰：「春分玄鳥降，簡狄配高辛帝，帝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，故本其為天所命，以玄鳥至而生焉。」其說本自明

白。至《鄭氏箋》始云：「帝，上帝也。敏，拇也。把郊禘時，有大人之跡，姜嫄履之，足不能滿，履其拇指之處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，遂有身，後則生子。」又謂：「馯遺卵，簡狄吞之而生契。」其說本於《史記》，謂：「姜嫄出野，見巨人跡，忻然踐之，因生稷。」「簡狄行浴，見燕墮卵，取吞之，因生契。」此二端之怪妄，先賢辭而辟之多矣。歐陽公謂稷、契非高辛之子，毛公於《史記》不取履跡之怪，而取其訛繆之世次。按《漢書》毛公趙人，為河間獻王博士，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，謂為取《史記》世次，亦不然。蓋世次之說，皆出於《世本》，故荒唐特甚，其書今亡。夫適野而見巨跡，人將走避之不暇，豈復故欲踐履，以求不可知之祥；飛鳥墮卵，知為何物，而速取吞之。以古揆今，人情一也，今之愚人未必爾，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為之，不待辨而明矣。

羌慶同音王觀國彥賓、吳械材老，有《學林》及《叶韻補注》、《毛詩音》二書皆云：「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太玄》凡用慶字，皆與陽字韻叶，蓋羌字也。引蕭該《漢書音義》，慶音羌。又曰：「《漢書》亦有作羌者，班固《幽通賦》『慶未得其云已』，《文選》作羌，而他未有明證。」予按《揚雄傳》所載《反離騷》：「慶夭而喪榮。」注云：「慶，辭也，讀與羌同。」最為切據。

佐命元臣盛王創業，必有同德之英輔，成垂世久長之計，不如是，不足以為一代宗臣。伊尹、周公之事見於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可考也。漢蕭何佐高祖，其始入關，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，以周知天下阨塞，戶口多少，強弱處，民所疾苦。高祖失職為漢王，欲攻項羽，周勃、灌嬰、樊噲皆矣勸之，何獨曰：「今眾弗如，百戰百敗，願王王漢中，收用巴蜀，然後還定三秦。」王用其言。此劉氏興亡至計也。進韓信為大將，使當一面，定魏、趙、燕、齊，高祖得顧心與楚角，無北顧憂；且死，引曹參代己，而畫一之法成；約三章以蠲秦暴，拊百姓以申漢德。四百年基業，此焉肇之。唐房玄齡佐太宗，初在秦府，已獨收人物致幕下，與諸將密相相結，引杜如晦與參籌帷。及為宰相，粲然興起治功，以州縣成天下之治，以租庸調天下之財，以八百府、十六衛本天下之兵，以諫爭付王、魏，以兵事付靖、勳，御夷狄有道，用賢材有術。三百年基業，此焉肇之。其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，更二稅法而租庸之理壞。變府兵為騎、諸衛為神策而軍政壞，雖有名臣良輔，不能救也。趙韓王佐藝祖，監方鎮之勢，削支郡以損其強，置轉運、通判使掌錢穀以奪其富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，祿諸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，收天下驍銳於殿岩而不使外重。建法立制，審官用人，一切施為，至於今是賴。此三君子之後，代天理物，碩大光明者，世有其人，所謂一時之相關。蕭之孫有罪及無子，凡六絕國，漢輒紹封之。國朝褒錄韓王苗裔，未嘗或忘。唯房公之亡未幾年，以其子故，奪襲爵、停配享，訖唐之世不復續，唐家亦少恩哉！名世英宰曹參為相國，日夜飲醇酒不事事，而畫一之歌興。王導輔佐三世，無日用之益，而歲計有餘，末年略不復省事，自歎曰：「人言我憤憤，後人當思我憤憤。」謝安石不存小察，經遠無競。唐之房、杜，傳無可載之功。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，皆置二大甕，滿則焚之。李文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，云：「以此報國。」此六七君子，蓋非揚己取名，了然使戶曉者，真名世英宰也！豈曰不事事哉？

檀弓誤字《檀弓》載吳侵陳事曰：「陳太宰嚭使於師，夫差謂行人儀曰：『是夫也多言，盍嘗問焉，師必有名，人之稱師也者，則謂之何？』太宰嚭曰：『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！』」按嚭乃吳夫差之宰，陳遣使者正用行人，則儀乃陳臣也。記禮者簡策差互，故更錯其名，當云「陳行人儀使於師，夫差使太宰嚭問之」，乃善。忠宣公作《春秋詩》引斯事，亦嘗辯正云。

薛能詩薛能者，晚唐詩人，格調不能高，而妄自尊大。其《海棠詩序》云：「蜀海棠有聞，而詩無聞，杜子美於斯，興象不出，沒而有懷。天之厚餘，謹不敢讓，風雅盡在蜀矣，吾其庶幾。」然其語不過曰：「青苔浮落處，暮柳閒開時。帶醉遊人插，連陰彼叟移。晨前清露濕，晏後惡風吹。香少傳何許，妍多畫半遺」而已。又有《荔枝詩序》曰：「杜工部老居西蜀，不賦是詩，豈有意而不及歟？白尚書曾有是作，興旨卑泥，與無詩同。予遂為之題，不愧不負，將來作者，以其荔枝首唱，愚其庶幾。」然其語不過曰：「顆如松子色如櫻，未識磋砢欲半生。歲杪監州曾見樹，時新人座久聞名」而已。又有《折楊柳》一首，敘曰：「此曲盛傳，為詞者甚眾，文人才子，各銜其能，莫不條似舞腰，葉如眉翠，出口皆然，頗為陳熟。能專於詩律，不愛隨人，搜難抉新，誓脫常態，雖欲勿伐，知音者其舍諸？」然其詞不過曰：「華清高樹出離宮，南陌柔條帶暖風。誰見輕陰是良夜，瀑泉聲畔月明中。」「洛橋晴影覆江船，羌笛秋聲濕塞煙。閒想習池公宴罷，水蒲風絮夕陽天」而已。別有《柳枝詞》五首，最後一章曰：「劉、白蘇台總近時，當初章句是誰推。纖腰舞盡春楊柳，未有儂家一首詩。」自注云：「劉、白二尚書，繼為蘇州刺史，皆賦《楊柳枝詞》，世多傳唱，雖有才語，但文字太僻，官商不高耳。」能之大言如此，但稍推杜陵，視劉、白以下蔑如也。今讀其詩，正堪一笑。劉之詞曰：「城外春風吹酒旗，行人揮袂日西時。長安陌上無窮樹，唯有垂楊管別離。」白之詞云：「紅板江橋清酒旗，館娃宮暖日斜時。可憐雨歇東風定，萬樹幹條各自垂。」其風流氣概，豈能所可髣髴哉！

漢晉太常漢自武帝以後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，其次雖御史大夫，亦不以爵封為閒。唯太常一卿，必以見侯居之，而職典宗廟園陵，動輒得咎，由元狩以降，以罪廢斥者二三人。意武帝陰欲損侯國，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。表中所載：鄼侯蕭壽成，坐犧牲瘦；蓼侯孔臧，坐衣冠道橋壞；鄆侯周仲居，坐不收赤側錢；緹侯周平，坐不繕園屋；睢陵侯張昌，坐乏詞；陽平侯杜相，坐擅役鄭舞人；廣阿侯任越人，坐廟酒酸；江都侯靳石，坐高官道橋苦惡；戚侯李信成，坐縱丞相侵神道；俞侯樂賁，坐雍犧牲不如令；山陽侯張當居，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；成安侯韓延年，坐留外國文書；新峙侯趙弟，坐鞠獄不實；牧丘侯石德，坐廟牲瘦；當涂侯魏不害，坐孝文廟風發瓦；韓陽侯江德，坐廟郎夜飲失火；蒲侯蘇昌，坐泄官書；戈陽侯任官，坐人盜茂陵園物；建平侯杜緩，坐盜賊多。自鄼侯至牧丘四侯，皆奪國，武帝時也。自當涂至建平五侯，但免官，昭、宣時也。下及晉世，此風猶存，惠帝元康四年，大風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，免太常荀寓。五年，大風，蘭臺主者求索阿棟之間，得瓦小邪五處，遂禁止太常，復興刑獄。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斷，司徒、太常奔走道路，太常禁止不解，蓋循習漢事云。